



## 首映的落幕，雜誌的消失

盧非易

中文版「首映」(Premiere)雜誌悄悄停刊了，對終年裡盡是此起彼落的期刊出版界，一本雜誌的消失，實在激不起什麼漣漪。然而，對於多愁善感、大驚小怪的讀書人來說，少不得又有一番牢騷喟嘆。

「首映」並不是近年唯一停刊的雜誌，之前，頗具影響力的「影響」雜誌也在三起三落後，一蹶不振。電影雜誌的相繼停刊，說明了電影資訊的需求與供應逐漸出現一種移轉。

電影雜誌曾經是國內電影資訊的重要來源。一九六五年出版的「劇場」雜誌、七一年的「影響」、八三年的「電影欣賞」、八五年的「四百擊」、八七年的「長鏡頭」....，都曾造成一種電影賞介與文化研討的風潮。「劇場」雜誌介紹了當時歐美電影與哲學思潮，在封閉壓抑的學生社會中，掀起一股存在主義的熱潮。「影響」

雜誌持續對法國五月革命與新浪潮電影的介紹，加速國內青年蠢蠢欲動的造反熱情。「電影欣賞」、「四百擊」對台灣電影的關注，呼應了八〇年代整個社會對自我認同的覺醒與追求。甚至一般通俗電影雜誌(如「世界電影」)也提供了觀望西方的一扇窗口，滿足時髦小青年的模仿熱情。電影雜誌迴避了敏感的政治與社會議題，從低設防的電影討論中，直逼社會文化的問題核心，反映出青年與大眾共同的渴望與焦慮。無怪這些雜誌一直能夠成為知識青年與文化時髦份子的社群標誌。

然而，八、九〇年代之後，電影資訊大量出現於其他傳播媒介。主流好萊塢文化訊息不再是通俗電影雜誌的專利，小眾分眾媒介(如女性、青少年專用雜誌)相繼出現，將電影資訊與其他消費文化(如各類媒介偶像、服裝、生活方法與態度...等等)融合一起，製造一種類如聚織化合



品的訊息體，以利大眾全盤照單消費使用。電影資訊不再是一種單獨的知識，而是一種可消費的生活。

同時，大量出現的各類藝術電影影展，以各種印刷與非印刷之形式，散佈原本電影雜誌所專屬、所倚重之訊息。這些對全球少數電影藝術菁英的狂熱報導，以往一直是電影雜誌的專利特權。電影雜誌知悉此類資訊來源，握有散播此類資訊的媒介，更掌控了判定此類資訊價值的權力，使知識青年不得不仰賴這些電影雜誌，以妝點自己的文化程度。然而，這樣的權力遭到大量稀釋。語文能力的普遍提昇，出版的多樣性與旺盛度，網路等新媒介的出現，都使傳統壟斷（包括文化的、語言或知識程度的、經濟力的、媒介管道的）的這些訊息變得無所不在。訊息不再因為珍罕，而有價值。一個人的訊息多寡只不過是此人生活無聊不無聊的問題。知悉電影菁英消息，不再是文化級數的證明書；只說明了此人比較無聊，常常上網而已。知識已不再是中世紀修道院裡的教權財產。它的愈發便利與愈發氾濫，只使得大眾愈發無感，也使得它自己愈發貶值至跌停。電影雜誌之消失也是必然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發現，電影雜誌消失的同時，電影學術研究竟蓬勃地出現。從「中外文學」到「新聞學研究」，國內各類嚴肅的學術刊物，相繼刊出種種電影學

術論文。一九九三年的一項研究（「近四十年台灣地區電影學術研究與出版概況」，廣播與電視，一卷三期）指出，直到研究當時，國內電影論文仍僅止於譯作與資料整理，較符學術標準之電影研究與論文撰述幾乎闕如。同時，直至當年，國內博碩士論文與電影相關者，累計不出二十篇。然而，光這一兩年，包括台大、輔大、國立藝術學院、文化大學、元智大學、政治大學...已生產至少十篇之電影相關論文。

這種現象，倒讓我們想起了霍布斯邦（Eric Hobsbawm）對二十世紀文學市場的描寫。他說：「高等教育的驚人擴張，...為原本不具商業價值的男女學人，帶來了市場天地。.....在學校薪水、研究補助金、課程指定讀物的保障之下，這一群非商業的藝術驕子，雖然不見得有富貴榮華的指望，至少可以過一份舒適寫意的生活。」他們領著大量學生，進行唯有教室內能懂之對話，製造一種新的校園絮語與學子癖性，生產出大量此種文類，以滿足這個封閉的學術市場。電影研究的熱烈，與電影文化或電影創作復興，有什麼直接或正面關係嗎？

「首映」終於落幕，雜誌逐步消失，這不過是文化洪流改道的結果。新的科技、新的物質條件還在快速出現，更大的改變還在前面。

（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）